

前言

多謝你，小津先生。因為你讓我看了一幅如此令人感動和陶醉的家庭、生活與人生的精緻寫照。

※ ※ ※

家庭論理，向來都是一個你我都不能完全清晰去處理的課題。

幸福幸運，也不是我可以自由控制得到的待遇。

那就更莫說人生。

兩老總喜歡坐在廳堂，大家都會面向同一個方向，望著窗外的風景，慢慢揮動著扇子，細味著晚年的人生。他們很慢，因為人生到了那個時候，已經沒有必要用「分秒必爭」的心態去過活了。倒不如回望一下過去，再順道探望一下身在遠方的孩子們。

然而，這一次東京之行，孩子們因為事業和家務而忙得不可開交，根本沒法子照顧他們。幸好其中一位媳婦紀子，也是片中令我最深刻的人物，在百忙中抽出時間，帶兩老到處遊覽。這位紀子，是兩老其中一個兒子在戰爭中死去的媳婦。守寡了八年，可是仍然對老爺奶奶恭敬非常，這也許是日本傳統家庭制度的禮儀。活在現今社會裡，八年間可能已經輾轉換了幾個男朋友，又或者早已改嫁去了。但那個時代的單純和傳統思想，把這些慾望給壓制著，令她久久未能釋懷。

也許很久也沒有在電影中接觸過這類的人物，所以看的時候很感動。我替兩老子高興，因為他們的孩子娶了一個真的可以叫做賢淑有禮的妻子。只是，他們也感到非常內疚，因為白白讓媳婦孤獨的生活了八年。然而，紀子卻從未有過怨言，她對兩老的態度，正如他們所說，比起自己的親生兒女還更親切。

當老太太百年歸老的時候，只有紀子一人願意陪伴剛失去老伴的老頭子，並和另一個女兒京子一起打點家裡的一切瑣事。京子一面多謝紀子逗留在家的時候，一面埋怨她的兄姐在喪禮後，也不多留幾天陪伴父親便急著回家。

作為一個觀眾，我很自然便和京子站在同一立場，覺得那些兒女確實有點兒那過。可是，當我聽到了紀子那句說話的時候，心裡頭好像突然驚醒了似的。

「沒辦法，因為他們都各有自己的生活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默然認同。

原來我們沒有可能把各方面都兼顧得井井有條。那些兒女都有自己的事業，都有自己的家庭，他們都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生活。至少，當知道母親病重的時候，他們便立即趕到家鄉探望；至少，

在喪禮的時候，他們也知道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的心痛；至少，他們都盡了一點孝道。

正如老頭子在酒館和他的老朋友說，兒女們雖然達不到他的期望，可是，已經很幸福，很滿足了。

是的，他們其實已經很幸福了。至少，在離開人世之前，老太太都可以藉著這次東京之行，見過了所有的子女和孫兒，而且，還可向紀子說出心底話，讓紀子明白到，其實她是可以放下亡夫的包袱，繼續自由地生活下去。

至於老頭子，從妻子病重到病逝的時候，他的悲傷都很平淡，很收斂。這是因為妻子能夠安祥幸福地離開，已經是一件很安慰的事。「啊，原來真的不行了吧.....」，其實，他又何嘗不想妻子可以早日康復？只是，既然奇蹟沒有可能出現，那就不如欣然接受這個定律。人生無常、生老病死，對老頭子而言，也許都已經看化了吧。

然後，各人都要繼續自己的生活。京子繼續在課室裡教書，可是她才剛剛上了人生最寶貴的一課；紀子手握老太太遺留下來的舵錶，一面懷念過去，一面迎接將來；老伴雖然離去了，但老頭子仍依舊坐在廳堂，繼續慢慢揮動著扇子，繼續慢步餘下的人生路。

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讓我們享受家庭的溫暖，分享幸福的喜悅，細味自己的人生吧.....

潘字頭

2002.7.06

潘字頭 个人全集

<http://www.arnopoon.com>